

风土人情

# 龙丰说龙

——怀远地名中的龙文化

□李焯俭 文/图



龙亢古镇牌坊。

龙是中华民族图腾，传说我国人文先始祖伏羲、女娲皆人首龙身，人称“龙祖”；炎帝神农氏为赤龙，黄帝轩辕氏为黄龙。中国人故称龙的传人，炎黄子孙。怀远乃大禹治水会诸侯之地，历史悠久，文脉绵长，龙文化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西汉设立的古邑龙亢便是其中之一。

龙亢河河南岸高土丘曰龙头，两条平行古沟曰“龙须”，紧靠河河北岸黄土地为龙的脖颈，龙亢北的龙徐村为龙身，靠近北澗河的黄土冈为龙尾。龙的脖颈咽喉处为“亢”(gāng)，在此建城，虎踞龙盘，吉祥如意，故名“龙亢”。

西汉建元四年，汉武帝刘彻在这里设龙亢县。元鼎五年，刘彻封穆留德为龙亢侯，龙亢为侯邑。西汉至今两千多年，龙亢为沿淮重要政治、军事、交通、文化、商贸重镇。龙亢历史还与含山有着不解之缘。西晋亡，东晋立。北方民众为逃战乱南渡。东晋在南方士族势力薄弱的地方，侨置了不少北方的郡县。晋元帝司马睿大兴二年(319年)，龙亢县侨立于历阳境内(今属马鞍山市)。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(621年)，大唐一国之内，不能同时存在南北两个龙亢县。唐武德六年，朝廷以原龙亢县侨置地有含山为名，析历阳郡之故龙亢县地设置了含山县。

龙亢地灵人杰，名人辈出。龙亢桓氏家族，自桓荣为帝师起，历经东汉、三国、两晋，显赫360余年。桓荣及其子桓郁、孙桓焉，先后为东汉五位皇帝讲授经书，备受恩宠。东晋的大司马桓温，西灭成汉，三次北伐，权倾朝野。

改朝换代，乡情难忘。侨置的龙亢县改为含山县之后，龙亢的地脉人脉影响始终没有消失。相传，含山县境内独龙山、龙头山、龙窝山、双龙山、火龙山、青龙山、龙王村、龙岗村、龙梅村、龙庙村、龙凹村、土龙村、龙王岗、龙塘湾、小龙村、龙洞庵、龙台村、龙庄、刘龙、龙水塘等带有龙字地名，均为龙亢县侨民或侨民后裔命名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新四军开辟江淮抗日根据地，还把含山县北、西及南的部分地区，划成

“龙亢区”。“问我祖先居何处，涡河岸边龙亢县”。含山人念念不忘根本，民间有“先有古龙亢，后有新含山”之说。

龙飞凤舞，龙凤呈祥。龙能飞腾变，呼风唤雨，与凤凰、麒麟并为“祥瑞”神物。龙文化博大精深，怀远以龙命名的地名不胜枚举，载入史志的有明龙山、九龙山、九龙岗、龙王河、九龙潭、九龙湾、白龙潭、白龙井、龙头坝、龙王坝、龙亢镇、盘龙集、九龙集、骑龙集、龙窝村、龙徐村、龙庙村、龙王庙、白龙庙等。说起榴城镇“龙窝”地名来历，有段神话故事。

龙窝原是涡河下游一处神秘莫测的深潭，水面十余亩。相传，古时有一条青龙，开始能遵照天庭旨意，按时播洒甘霖，确保涡河沿岸，风调雨顺，万物生长。不知猴年马月，这条青龙沾染了酗酒嗜博好吃懒做的恶习。要么忘记按时行雨，要么雨下得忽大忽小，造成旱涝灾害，庄稼绝收，农人怨声载道。玉皇大帝闻报大怒，下旨雷公电母行刑，将其打得皮开肉绽，五黄六月天坠落涡河岸边。心地善良的村民，见这条青龙伤口生蛆，浑身颤抖，奄奄一息，赶紧从井中打来“井拔凉水”，给它

冲洗身子，降温消暑。又买来消炎抗病的草药，给它涂擦鳞片，治疗伤口。有的还从家中拿来蒲扇，为它驱赶苍蝇蚊虫。还有的还扛来苇席，给它遮挡烈日。青龙伤口最终愈合起死回生。

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”青龙奏报天庭，将功折罪，以涡河那处深潭为栖身的“龙窝”，尽心尽责，播洒雨露，护佑百姓。时光如流，人口繁衍，龙窝深潭旁形成村庄、渡口、集市，皆以龙窝冠名。旧时，以水兴市，龙窝集地处河远到河溜、龙亢的涡河水运要道，舟楫便利，商贾云集。清朝康熙年间，怀远县基层政权设10都102图，县衙在这里设龙窝图(“图”相当于小乡)。农历正月十五是龙窝“玩龙灯敬神会”，村民为求平安吉祥，在龙窝集打锣鼓、唱山歌、耍龙灯，与“神龙”共庆佳节。

风调雨顺民安乐，海晏河清世太平。怀远县地处淮河中游，淮河、涡河、北澗河、茨河、天河等河流流经辖区，河流纵横，水网密布，黄河夺淮入海，河道淤塞，水流不畅，泛滥成灾，有洪水走廊之称。古时，民智未开，人们无法抗御水旱灾害，纷纷建庙，祭拜神龙。沿淮、涡、澗、茨等地，有大小30多

处龙王庙。其中，影响较大的有县城龙王庙、龟头山白龙庙、北澗河龙王庙、茨河龙王庙等。县城龙王庙，青砖小瓦，巨木包柱，雕梁画栋，气势宏伟。大殿神台上的龙王，龙目闪闪，俯瞰下界。殿顶纵贯二梁，各盘一龙，头南尾北，名曰雨师爷。大殿四壁，绘有龙王传说的各种彩图，光怪陆离，栩栩如生。过往舟船到此，要停船祭拜龙王，然后扬帆走水。

清嘉庆《怀远县志》载：怀远涡河古有龙潭，传说宋时已显灵。凡是通船舶的镇集，多由商贾和船家出资建龙王庙。对龙王的祭祀，封建社会列入国家祀典。按《礼部则例》，每年选吉日祭祀神龙。地方官着朝服，行三跪九叩之礼。祭品羊、猪各一，盛谷物的竹器簠(fù)和带两耳盛食物的圆口器皿簋(guǐ)各二，装果品的竹器筥(biàn)和盛肉的器物豆各十件，还有一匹白色的帛，以及装祭酒的器皿尊和爵。明清时期，每年农历端午节，商家富户捐款，怀远县城举办龙舟大赛。赛前三日，黄、红、绿、青、蓝、橙等各色龙舟队，抬着龙舟到龙王庙鸣炮敬香。大赛之日，从涡河龟头山白龙庙到颍河街，沿河两岸，人山人海。龙舟船、指挥船、戏曲船、观赏船、治安船等，布满了河面。鸣枪开赛，各龙舟队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，奋力划桨，劈波斩浪，你追我赶，呼声震天，场面壮观。

“荆山有玉名天下，玉去山存县治幽。”怀远龙王庙出土的玉器更为神奇。河溜镇葛圩村茨河岸边孤岛高台地，为古时茨河龙王庙，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。1991年大水过后，遗址大量玉器裸露地面，捡玉者成群结队，流失的玉器无法统计。公安机关追缴回的玉斧、玉璧、玉环、盖脸等国家一级至三级珍贵文物就达380件。这里出土的玉器“刻工细腻，材质较丰富”，属新石器中晚期文物。1999年6月，“龙王庙遗址”被公布为怀远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5年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勘探发掘，出土的陶片、鼎足带有大汶口文化特征，出土的玉器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同属一脉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

投稿邮箱：  
4034444@126.com

文化记忆

## 丰画里的祝福

□徐晓霞

年画，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，以其鲜艳的色彩和吉祥的寓意，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了千年。每逢新春佳节，家家户户都会挑选或亲手制作各式各样的年画，将其张贴于墙壁之上，寄托着人们对未来一年的美好祝愿与期盼。这个充满年代感的词语，却能将人带回小时候那些热闹温馨的岁月，感怀时代的温度和儿时的欢乐。

那个年代，乡下人屋子里的陈设很少，大多人家会通过更换年画来体现房屋的焕然一新。每至过年前夕，村子里都会组织几次大型的集市，集市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年画。于我而言，购买张贴年画也是迎春必不可少的环节。

有一年岁末，我跟着姥姥去集市上挑选年货，眼瞅着一幅幅色彩亮丽还散发着油墨余香的年画，再也迈不开步了。卖货的婆婆手中正在兜售的一幅画深深吸引着我，那幅年画名为《漂亮的新衣》，画上一位可爱的小姑娘正跟着妈妈去买新衣，姥姥见我直盯着这幅画，她明白我又想妈妈了。我是一名70后的留守儿童，父母常年在外工作且两地分居，不得不将我寄放在乡下，对父母的思念从有记忆以来便深深扎根。姥姥看着我泪眼朦胧的我，毫不犹豫买下了这幅年画。回家后，我迫不及待将这帧年画挂于炕头上，看着画面上那对可亲的母女，仿佛感受到了妈妈的陪伴，似乎看到妈妈正奔往回家过年的路上，

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便安然进入梦乡。

长大一点，我还买过一幅《福寿万年》的年画，这幅作品采用了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和胖娃娃、红鲤鱼等元素，成为那年最流行的一幅年画。画中的小男孩极具生活气息，手中捧着一个巨大的桃子，寓意着“寿桃”和“健康长寿”之意，在他身后是贴在墙上的一个大红的“福”字，“寿桃”和“福”字连在一起，就是“福寿万年”的意思，寓意家庭幸福美满。这幅画融入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祝愿，是那个春节人们最为喜爱的年画。

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居家装饰越来越丰富多元化，年画逐渐被一些欧美风格的油画以及山水画、写意画等各式挂画及书法作品所取代，只有在乡下的一些老年人家中偶尔还可见到，每次看到这些带着年代特征的年画，我似乎又穿越回童年那段难忘的时光，回味那些充满激情的简朴岁月，生动而亲切。

年画不仅仅是一种装饰，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表达，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，连接了过去与现在，将祖辈的智慧与现代的审美完美融合，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，以其独有的魅力，为人们的生活献上祝福，增添一分传统的韵味和温馨的气息。

年画的美，不仅仅在于它的色彩和画面，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和丰富内涵，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，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。

有感而发

## 大禹精神代代传

——观舞剧《大禹》

□唐伏艳 文/图



舞剧《大禹》剧照。

今年立春之日，有幸观赏了舞剧《大禹》。灵动的舞蹈，经典的音乐，新颖的舞美，把大禹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；洪水肆虐，祭祀河神、矢志不移、义释三苗等剧情扣人心弦，观众的情绪随之跌宕起伏。

涂山之恋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大禹和女娇的爱情是那么纯真，那么炽烈。女娇柔美善良，执着大胆；大禹意气风发，敢做敢当。这对年轻人带着美好的心愿结为夫妻，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十分短暂；女娇痛苦分娩时，禹正带着父亲鲧的使命率众人治水。此后，女娇日夜守望；大禹奋力治水。剧中，女娇的多次结绳记事演绎了一年又一年的期盼；大禹日夜兼程，疏导贯通尝试治水。夫妻隔河相望，挥手致意以表思念。面对失败，这个壮汉捶胸顿足，满脸悲愤；面对成功，这个壮汉欣喜若狂，不骄不躁。

十余载过去，禹成了治水总领。从山川走到田间，却三过家门不入。劈山

导淮的成功，终结了百年洪患。看到奔流的河水倾泻于荆涂二山之间，禹和众人载歌载舞，铿锵有力的呐喊声淹没了声势浩大的滔滔洪水。女娇却因疾病缠身，带着对禹无尽的思念离开了人世。从未见过的儿子悲痛欲绝，将禹拒之于门外。这个壮汉蜷缩在屋前的白幡前抽泣。禹不负众望，唯独负了此生最爱。

剧情高潮推至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在隆重庄严的部落音乐中一场盛况空前的盟誓大典在涂山举行，九州来朝，盛装出席。禹的天下共主之位得以巩固。儿子启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“大爱”。

大禹治水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智慧，这种精神驯服了狂野的河流，制服了巍峨的高山。这种精神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，而是团队协作的力量。今日，漫步于淮河边，我仿佛在追寻大禹的足迹。河水悠然流淌着，大禹的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部了，手却刹不住车，一个跟头翻过去，屁股带着盆“哎呦哎呦”地爬了半天才站起来，老脸憋得通红。

单人滑稽赛了，孩子们就两人组成一组举行比赛。组组相比，先滑到大坝下面的就算赢。我和老张负责计时。输的那一组的两个人必须选定一人，前胸压在盆子上，两手扒雪，从滑道下面逆向滑到坝子上。如果说从上而下滑行像兔子，那么从下而上滑行就是乌龟了。一趟滑下来，常常累得滑行者气喘吁吁，小脸红扑扑的。尽管如此，可有的组却偏偏喜欢输，因为一旦做了乌龟，就会有那么多小伙伴一起来围观欢笑，那其间的乐趣是局外人断断享受不到的！

晚上，我将白天孩子们坝上滑雪的视频发到了抖音上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为我点赞的小红心竟然超过了一万。不少网友纷纷留言，说明天也要带着孩子打卡淮河大坝，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坝上滑雪盛会！

乐在其中

## 大坝滑雪记

□李星涛

蹲下来，从后面用力一推脸盆，脸盆便带着人“哧溜哧溜”滑了下去。没有脸盆的，或者屁股过于肥大，坐不进盆里去的，便把一块厚厚的塑料布铺在雪地上，一个人仰面朝天，平躺其上，另一个人从下面拽住塑料布的两角，用力一拉，躺在上面的人便带着塑料布，大呼小叫地飞滑下去。

滑过两三遍，雪被压紧板实了，光滑的雪道就形成了。于是，木盆不要助推了，塑料布不要助拉了，可滑行的速

度却越来越快了。十多条雪道黑黝黝地镶嵌在大坝上，二十多个孩子像是一条条大白鱼，尖叫着从六十度左右的雪道上射下去。虽然坝上寒风刺骨，可孩子们却一个个身上冒着热气，快乐得就像是雪道两边飞溅的雪花。

我老胳膊老腿，不敢聊发少年之狂，只是掏出手机忙着拍照摄像，及时准备好发抖音的素材。可是我的邻居张大爷经不住孙子的怂恿，屁股坐在盆子里从坝上滑下来，快要到坝子底



寒梅迎春 马晓刚 摄